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开辟演义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开辟演义

著者：〔明〕五岳山人

缩编：林桂南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五岳山人，即余象斗，明末小说家、出版家和历史学家。约生于嘉靖后期，卒于崇祯年间。闽北建阳人，出身于刻书世家，屡试不第，遂弃儒就商，以编撰、刊印为业。

所谓开辟，则以盘古氏为首，余下依次为：天、地、人三皇；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舜；夏禹；商汤；周文武王；汉高光武；杨坚太宗；宋祖；明太祖。有一代开辟之君，自有一代开辟之臣。自武王克纣后，有列国志；西东汉传；三国志、两晋传、南北史、隋唐传；南北宋传、水浒传、岳王传；英烈传。然未有开天辟地、三皇五帝、夏商周诸代事迹，作者遂从盘古氏分天地起，至武王伐纣止，将天象万物君臣礼仪一一载得明白，欲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。故名曰开辟衍绎云。

卷一

话说西方世尊释迦牟尼佛放大光明，照见万国，四大部洲洪濛久闭不得升降。世尊发大慈悲，于灵鹫山上，从肉髻中涌出千叶宝莲，大放十道百宝光明，普照虚空世界。佛问诸弟子可知四大部洲为何物，诸弟子皆言未识。佛曰：“天下四大部洲者，吾此方是西牛贺洲，东是东胜神洲，北是北俱卢洲，惟有南赡部洲天地洪荒。”观音大士出班合掌顶礼，上白佛言曰：“今南赡部洲历劫已满，世尊救度普济，莫非立教复开天地者乎？”佛曰：“善哉！正是此说。今欲一人开天辟地，为万世之始主。此非细事，恐不得其人。”见班旁一位合掌微笑，世尊看是毗多崩娑那，命近前，曰：“今命汝一身去开天辟地，成万世不朽之功，速往前行！天地既分，万物

始成，自有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天五生土。二气一分，吾即救汝复至此方。”

毗多崩娑那受命，驾一朵祥云，直来至南赡部洲大洪荒处。大吼一声，投下地中，化成一物，团圆如一蟠桃样，内有核如孩形。于天地中滚来滚去，约七七四十九转，渐渐长成一人，身長三丈六尺，头角狰狞，神眉怒目，獠牙巨口，遍体皆毛。将身一伸，天即渐高，地便坠下。而天地更有相连者，左手执凿，右手持斧，或劈或开。久而天地乃分，二气升降，清者上为天，浊者下为地。自此而混茫开矣，即有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变化，而庶类繁矣。毗多崩娑那立一大石碑，自镌二十字于其上：

吾乃盘古氏，开天辟地基。

亥子重交媾，依旧似今时。

世尊慧眼遥观，见其功成行满，吩咐观音大士前去救度。大士驾祥云至大荒，摇身变为一天神，立于碑前。盘古氏问：“汝是何人？执净瓶何故？”大士曰：“吾净瓶有甘露，为汝身触厌污，如来使吾代汝洗身。”盘古氏顶礼，大士随将甘露于盘古头顶倾下，说偈曰：

只因合掌一笑，今来二万余年。

功完行满西归，免堕轮回苦境。

盘古氏听偈毕，大吼一声，滚于地中，霎时依旧化成一蟠桃。大士装入净瓶中，遂回西天，将桃献上。世尊一见，说偈曰：

去此形骸，来此形骸。

功今完满，现像受戒。

毗多崩娑那即现出原形。大士又启佛曰：“虽蒙慈悲，弟子不识开天辟地后又当何如？”世尊曰：“天地既分之后，轻清者阳气上升，重浊者阴气下降，二气化而生人，阴阳交媾，自能生育万物。至于禽兽蠢动含灵，莫不本此。但后降者，必上、中、下三白起。人间必以为三皇焉。其后历劫：稟清气者，为臣则忠，为子则孝，闻善而喜，心慈不杀，仗义轻财；至有罪变兽，则为马牛、犬羊、狮象等类，变禽则为凤鸾、鹤雀等类，变虫则为鱼虾、蛾蚕等类。稟浊气者，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作恶执性，不乐善事，贪财好杀；至有罪变兽，则为豺狼、鼠狐等类，变禽则为鹰鹞、鸦鸛等类，变虫则为蜂蝎、蛇虺等类。稟不清不浊之气者，为臣贪位，为子或顺或逆，好财吝舍，知善不为，不戒杀心；变兽则为驴骡、豕鹿等类，变禽则为鹊鸽、鸭鹅等类，变虫则为蚊虱、蝶蚁之类。日后，四大部洲历劫已久，蠢动含灵，为众生善善恶恶，或至人为禽、兽、虫，或禽、兽、虫至

为人，更易不常。故有天堂、地狱，皆自心造，不能悉举，汝等往后便知。”

且说盘古氏返西之后，阴阳正气交媾，木德王岁起于摄提，冲动四象，结成一大石球，滚化出十二小球，乃一日降世，球内皆生出一人，共十三人，惟天皇氏全身皆白，长三丈五尺。其兄弟十二人尊之为主，继盘古氏以治天下，未取姓名，各星散而居。

一日，天皇氏召弟十二人于前曰：“吾蒙诸弟推立，欲置天地行运之道、父母相生之理，以天干地支相配。辑定时候，吾亦不知其可否，故召弟等商之。”众弟齐声对曰：“闻混沌初分之时，天干藏于上，地支埋于下，但不知我兄如何取而用之？”天皇曰：“天干者，乃十父也：甲，名曰闾逢；乙，名曰旃蒙；丙，名曰柔兆；丁，名曰疆圉；戊，名曰著雍；己，名曰屠维；庚，名曰上章；辛，名曰重光；壬，名曰玄默；癸，名曰昭阳。地支者，乃十二母也：子，名曰困敦，为混沌万物之初萌，藏黄泉之下；丑，名曰赤奋若——气运奋迅而起，万物无不若其性；寅，名曰摄提格——万物承阳而起；卯，名曰单阙——阳气推万物而起；辰，名曰执徐——伏蛰之物，而敷舒出；巳，名曰六荒落——万物炽盛而出，霍然

落之；午，名曰敦牂——万物壮盛也；未，名曰协洽——阴阳和合，万物化生；申，名曰涓滩——万物吐秀，倾垂也；酉，名曰作噩——万物皆芒枝起；戌，名曰阍茂——万物皆蔽冒也；亥，名曰大渊献——万物于天，深盖藏也。”又曰：“天干降合，地支生长，每与相配，如甲配子，乙配丑，轮流相合，周而复始，而为六十甲子，万物滋生于中。盖因盘古氏既开天，而未治十干之名；既辟地，而未定十二支之义。吾今立十干以定岁次，立十二支以定四时。岁时既定，则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。”

自此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，颇通君臣之义。天皇兄弟共治天下一万八千岁后，正值火德王兴于熊耳、龙门等山，忽山中地出金光数丈，光中现五色祥云，云中降下一物，如莲花样。内有十一孔，于半空中飘荡，遂至变化，坠于地下，乃十一只，如莲子样。有一大者，忽伸出一头，全身继之而出于地中，踊跃数次，自成一入，三丈四尺，面如黑漆，目似火光。继之莲子亦摇摆数次，如前而出一般十人。一出便知尊兄为主，各相言曰：“天皇去后，今兄降世，可继为地皇。”地皇诺之，曰：“天皇立天干以定岁，地支以定时，岁时虽定，昼夜不分，纵有生民，万世冥冥如长夜矣，则人民万物将何以为上宰

乎？必得定其日月之升降，庶民方有所赖矣。”诸弟皆大欢喜，地皇又取姓为共，字则为创、制、诸、辰、法、永、垂、万、世、宪，唤为地创、地制等等，暂且命诸弟散居各方。

一日，地皇自思曰：“必须先得日月分明、星辰有位，然后方可以分昼夜。”遂召四弟地辰至咸池，试召日、月二人。

太阳日君者，姓孙，名开，字子真，乃男身；太阴月君姓唐，名未，字天贤，乃女身。二人自天地消闭后隐于咸池。忽报地皇氏差有使命至，日月出迎。地辰宣言，日月曰：“某二人久居于此，难以分离，况升照必有分别，分而难合。以我分离，从彼所欲，不敢从命！”地辰无奈，回奏地皇。地皇笑曰：“吾亦知他二人情久不舍，难以分离，但不思天地间岂有久合不分离者乎！”遂沐浴闭气，飘然行至西方。

世尊见之，曰：“地帝鸡，汝已为地皇，今何事至此？”地皇启之。佛曰：“欲升日月，必得毗多崩娑那再行，方可以制之。”毗多崩娑那忙叩首曰：“蒙佛吩咐，乃各制一事，弟子已开天辟地，日月之事，该地帝鸡制伏。”佛曰：“汝当初分天地时便该升起日月，岂有既开天地而不升天地之理？致阴阳交媾

已久，不肯分离。慎勿辞劳！汝速一行，可成其功。”毗多崩娑那只得启告曰：“弟子此去，何以制之？”世尊遂在其左手书一“日”字，右手书一“月”字，念真言曰：“唵嚩嚩哆嚩囉吽”，嘱升日月之法。毗多崩娑那又告曰：“不知星辰之事当何如？”世尊曰：“星由月转，因天地消闭，皆于混沌中已成石矣，今聚在西北角。虽散乱，但俱有其方位。汝可先升七辰于北方，此系众星象之主，诸星必然拱向；次升五帝天星；三升天乙、太乙、三师、后妃等星；四升文昌、玄武、三台、八座等星；五升七姑星，列于天河、鹊桥之后；六升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、奎、娄、胃、昂、毕、觜、参、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——此为二十八宿，布列四方；七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，此为五行；八升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成、收、开、闭，此为十二曜，分十二位；九升太子、庶子、御女、左右少微等星；十升罗睺、计都。”毗多崩娑那曰：“何法升之？”世尊曰：“念动心经，其星自升。”毗多崩娑那问曰：“何只念心经，便能升提？”世尊曰：“天有天心，地有地心，人有人心。天、地、人三心一正，百邪隐避；三心不正，百邪作祟。心经中有无量无边功德。”

毗多崩娑那叩首拜辞如来，即同地帝鸡至咸池。依佛指示，将前真言念动，只见日、月二君显出赤白二气冲天而起，便觉天地光明，比前混沌景象大不相同。二人大喜，喝曰：“汝二人久淆违佛法旨，今不计较，速分赤白二气前来受戒！”少顷，赤白二气渐渐分开，赤左白右，各成一团。毗多崩娑那伸左手呼曰：“孙开速上吾掌！”只见一团赤气飞入掌中。再伸右手呼曰：“唐未速上吾掌！”一团白气飞入掌中。用两手高擎，念心经七遍，又念动真言，喝曰：“赤左白右，昼日夜月，不得相淆！如违法旨，按令施行！”只见赤白二团一齐离掌，直升上天，白月没于云内，赤日光明普照四方矣。二人大悦。地帝鸡曰：“今昼则定矣，夜何以分？”毗多崩娑那曰：“吾与汝且候之。孙开欲心未断，心恋唐未，待其行至身斜，可召云掩其光，而推唐未出焉，则成夜矣。”不多时，果孙开身斜，欲寻唐未，被云蔽光，不得相会。毗多崩娑那念动真言催月渐升，遍照四方，而为夜矣。

继而又依世尊之旨将诸星各升本位。毗多崩娑那曰：“三辰位定，日月昼夜分矣。只是孙开、唐未居咸池交久，欲爱未断，久后必有月爱日、日爱月相护之咎。”地帝鸡曰：“若有此咎，何以处分？”

毗多崩娑那曰：“某料不妨。若日贪月，则名月蚀；若月贪日，则名日食。民间见其晦暗，必大惊小怪，恐其不光，自用金鼓震动。孙、唐二人心慌，必定惊散而复光明。但不免岁有一次。然太阳之气充盈，无有亏虚；太阴之气微弱，必有盈虚。”说罢，二人作别。

地帝鸡回世得昼夜分，日月定，三辰判，满心欢喜，乃召众弟聚会相庆，曰：“吾欲以盈虚消长、朔望相继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，俾后之民庶知日月之道、星辰之理、昼夜之长短、四时之不息所以然也。”

地皇乃六白降世，与十弟共治天下一万八千年而崩。继之人皇氏出，乃八白降世，正该土德王时，忽地气冲天，天上东北角有九人乘云车，驾六羽而下，出于山谷之口，有祥云拥护，毫光万道。人皇面带青色，身長三丈三尺，弟八人。人皇生而自呼乃民主，拜倒数万人。人皇曰：“今止山川地上万物及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饮食未置。吾今生斯世，为生民之主，欲专制是事。”又分弟八人各居一镇守，取名依次为：居孝、居弟、居忠、居信、居礼、居义、居廉、居耻。取此八字，人若勉之，则为忠臣孝子；人若违之，则为野禽恶兽。因地气正旺之时，

山中必多禽兽，故宜勉之。

彼时风气渐开，万物群生，遍处皆山林，鸟兽、人民同居，往往为害。一日，人皇召八弟至，曰：“吾今见人民、禽兽杂居，故召汝八人，各回本方，开创人民之居处，去其草木，庶人民、禽兽各得其所，不至混杂；更教民饮食，一日只卯、午、酉三时可食，每时食一饱，不可过食；夜则寝，昼则起，庶民不失其时也；今虽有男女生育，未明婚配，教民各自择配，不许苟合淫欲，庶男女不至淆乱矣。”又曰：“此事非小可，须召各方伯至，而后方可定制。”遂命居孝召五龙氏，居弟召合稚氏，居忠召连通氏，居信召叙命氏，居礼、居义召循蜚氏、巨灵氏、泰壹氏、神民氏，居廉、居耻召因提氏、辰放氏。

不至半岁光阴，各氏为首者至，人皇曰：“劳诸卿光降，今天下人民颇众，禽兽归山，鱼虾归水。然人乃万物之灵，岂可男女由其自欲，而不定其婚配可乎？然未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！各当自立得人，其教方行。寡人原得地皇氏孙女二人，吾既立为后妃；弟等八人各择一女配之；卿等回镇，亦各自择贤室。务宜正己，方可正人。此教民定其婚配，万代第一义也。”

人皇兄弟九人，分天下九区而治，共四万一千

六百岁。其治世虽正婚姻，人民惟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；未通媒妁，禽兽尚自成群。继之，五龙氏兄弟五人曰皇伯、皇仲、皇叔、皇季、皇少治之。世传长曰角龙木仙，次曰徵龙火仙，三曰商龙金仙，四曰羽龙水仙，五曰宫龙土仙。后有循蜚纪二十二氏，继五龙氏而治，依序为：钜灵氏、句疆氏、樵民氏、涿光氏、钩陈氏、黄神氏、狙神氏、黎卢氏、大驩氏、鬼隗氏、弇兹氏、泰运氏、冉相氏、盖盈氏、大郭氏、灵阳氏、巫常氏、泰壹氏、空桑氏、神民氏、猗帝氏、次民氏。又因提纪有十三氏，继次民氏后而治世，曰：辰放氏、蜀山氏、脰隗氏、混沌氏、东尸氏、皇覃氏、启统氏、吉夷氏、几蘧氏、狝韦氏、有巢氏、燧人氏、庸成氏。

其间，神民氏使民神异业，精气通行；辰放氏教人卉服蔽体，以木茹皮，以御风露，绞鬃鬋首，以遮风雪。至有巢氏为诸侯，见禽兽尚与人同宿共食者，恐禽兽之性不常，民受其害。乃教民架木为巢，掘地为营。架木营室，暑夏则居之，以避炎热；掘地穴居，寒冬则住之，以避冽冷。又备避禽兽之不测，人民大悦。其时尚未知稼穡，而人民止食草木之实，又未有火化，饮禽兽之血而茹其毛，取其皮以蔽前后。而民自尔以安适也，并沾其教化，稍知礼

仪。有巢氏治天下五百九十年而崩，天下之民多至，朝而哭，哀声震地，拥立其子燧人氏。

燧人氏以四贤臣为佐，曰明由、必充、成博、陨丘。一日设朝，燧人氏曰：“先君教民架木巢居，此万世不易之长法。吾但思今之民不得熟食，为此朝夕忧闷，何以处之？”是夜，燧人氏仰观列宿，俯察五行，见星象猛醒曰：“噫！空中有火，丽木则明。虚空之火丽于木，而地上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俱载其中，岂可人间无得火乎？以金克木，必有火出。今吾教民用金钻木，是有火矣。有火，有水，而民不至腥臊生食也。”次日升朝传谕，令布之天下，以传教万民。民依法钻之，果有火出。用金做锅，盛水以煮，下以火烧，食物熟，无腥膻之气，有香美之味。较之往日，大不相同。民皆鼓舞大悦。

另，世事尚未有纪纲师表法，燧人氏教民作结绳之政，立传教之台。又教民日中为市与交易之道。人情以燧，民遂呼之为燧皇。传八世，治天下五百三十年，继起有庸成氏，再继伏羲氏出焉。